



欧阳

很多时候国人喜欢拿平等来说事儿,不说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即使是没有占到便宜的时候,“不平等”的心思也会油然而生。

其实这玩意儿没必要较真,“平等”这个概念以愚见不过是个伪命题,有形世界就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东西,既然利益或者说权利不是抽象的物件儿,一样样儿的哪里找得到呢。

反过来,人们可能更喜欢“不平等”,对财富、地位什么的更上心,北京话说的有面儿指的大约就是这些东西,撇开职业、收入之类,就算堕落成炮灰爷,也要用拳头去争取不怒自威的风光,基本上都是些和不平等有关,而和兴趣没什么关系的東西。

说这些有点复杂了,还是拿最基本的说吧。民以食为天,远离政治、经济生活,通常的日常进食——吃应该比较容易平等,尤其是早上起来那一顿,达官贵人大的和底层草根的区别还是很有限的。可就是这么简单的舌头运动,内心的评价却未必平等。

记得早年去广西柳州,因为对田螺粉慕名已久,大清早起来一提出要求就为难了地方名士一把,人家把我等带到路边店后就远远的一边待着去了,说是街边行有失身份,非常不好意思。看来是缺心眼儿的家伙们没考虑周全,因这种事在北京大概也是差不多的,像名角、要人之属的大人物吃个卤煮火烤什么的,不说现在,早年是大事,有身份的人买个煎饼依然是独特的风景,就算喜欢这一口,自有“个人”代劳,根本无需亲自出马。

不过与贩夫走卒混迹于街边小吃店还不知羞耻,这种没修养的品行,小地方人士多有,加之是四川人,故而还真怪不得我任性。

苍蝇馆子旧事



孤独的文化馆

舒年

在北京南城居住过的80后,大多知道南城昔日的地标——崇文区文化馆,曾经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地级文化馆。有关方面还曾将它作为样板推广,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还一度引起了全国文化场馆的建设潮。

当然,这座地标式的12层“高楼”,如今早已消失。

北京城南城北,文化气息是大不相同的。清朝时八旗住北城,其他土著居民和南来北往的商贾墨客皆住南城,于是南城会馆云集,文化发达。这座在我出生之前建成的文化馆,在当年轰动一时,彼时南城多为低矮平房,几层高的楼房都没有多少栋,文化馆鹤立鸡群,宛如灯塔一般,俯瞰着南北交通干道。每次从南面进城,看见这栋楼,就知道已入市区,要到家了。

很多人都去文化馆里参加过活动,或是上过课。小小年纪的我们,被告知世界多姿多彩,未来有无限可能,当作家、当摄影家、当画家……

我那时背着重重的手风琴,在文化馆对面的花市书店门口,和姥姥一起追公交车。考级之前,父母买了北京展览馆音乐会的票,指着聚光灯下的演奏家,告诉我如何刻苦苦练做个人生赢家,我全然不记得当天听到了什么曲子,只记得旁边莫斯科餐厅的面包好香。上初中时,文化馆被爆破拆除,一度是世

纪之交轰动一时的文化新闻,周围的平房,也被拔地而起的商业区取代。手风琴被锁在柜子最深处,画笔蒙上灰尘,我们最讨厌的,不再是贝多芬的曲子,而是牛顿和他的第三定律。

很多年后,当年目睹了文化馆兴衰的一代人,已经长大,到了可以追逐更多梦想的年纪,我们依然在文化馆原址附近聚会,因为那里依然是交通最便利的路口,我们坐在光怪陆离的商厦里喝咖啡、吃牛排,谈创业、谈股票,这一代年轻人有太多的事情想做,只恨时间不够,不过大家似乎都把过去的“文艺特长”,彻底丢在了大脑里的遗忘深渊,如同《头脑特工队》里的“大象冰棒”一样。

有时,我忍不住透过玻璃窗,远远地看着新建的文化馆,新楼虽然也很漂亮,但在商厦环伺之下,显得有些孤零零。在这座城市里,有太多的新影院、新剧场……

再后来,行政区划调整,“崇文”两个字作为区名,也已经成了历史。

去年年底,和好朋友去新建的天桥艺术中心看《歌剧魅影》,剧场里座无虚席,想不到儿时记忆中灰蒙蒙的天桥,如今已经是这般“高端大气”,回来时又路过文化馆旧址,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绝大部分人一样,注定当不了作家,当不了演奏家,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微信上聊着最新的展览,最潮的话剧。

我们对文化的关注,其实并没有变,昔日的文化馆,给一代人留下的烙印依然在,一座城市的居民,其文化的向往,也不会因一座建筑的兴衰而转移。 本文插图 赵春青

- 树木的年轮,生长有痕;城市的年轮却相对脆弱,遗迹被毁,千城一面。
- 一半现代的城,一半古典的城,水乳交融着,分不清彼此。
- 我们对文化的关注,也不会因一座建筑的兴衰而转移。

文明记忆,在一座城市里流动

城市的年轮

廖华玲

冲出围城,这样的场景在许多大城市经常遇到,汽车驶出内环,穿过一环高架,上二环立交,穿二环隧道,拐上绕城高速,一路狂奔到天涯。如果说,一个城市的中轴线是历史的“城脉”,延续着岁月沧桑与生生不息的活力,那么一圈又一圈的环形道路就是城市的年轮,见证着它的形成、起步、发展、扩展,如同树木横截面年轮所蕴含的生命密码。

环线交通,是城市快速交通运输的一种组织方式,虽然饱受“摊大饼”式规划的话病,但从历史人文的角度看,它却用一道道环线划分着不同时代的印记,编织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空间形成史。城市是有生命力的,其活力为居民提供了人性化生存的能力,因而它就像树木一样,也在生长,也有年轮,只不过形成一圈年轮,长时是一个时代,短时仅仅几年。

城市,是人类最早的群落形式,无论是用城墙围起来防卫的“城”发展起来的,还是因“市”进行市场交易而兴起的城市,从建城那时起就有了年轮的记忆,并在城市的扩张中刻下了文化宗教、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等城市性格。记得一位文物学家说:“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年轮,年轮越丰富,这个城市越有文化品位和底蕴,越值得骄傲和尊重。”其实,这就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财富。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了旧的痕迹,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是的,留住城市的年轮就是留下城市的历史记忆。打开城市的地图,你可以发现内环线里有着大量古代及近代的历史遗迹,古遗址、藏书楼、皇城、祠堂、公馆……这些城市的遗迹是那么的静谧,闲适的气质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在老城,断壁残垣的城墙诉说着曾经的金戈铁马,饱经风霜的古树守着风雨春秋,行走其间常常有时空错乱的感觉;穿出古街步入大街,繁华的都市把人拉回现实;埋头走进幽幽小巷,又觉得和这个喧嚣热闹的城市保持着一种距离。内环的老城,是一种以街巷生活、市井文化、古风遗韵为代表的年轮记忆。

而一环、二环则是许多城市的“生长期”,承载着城市年轮的“工业记忆”。那些高耸的烟囱、水塔,密布的管道,破旧的厂房,生锈的机床,褪色的标语,无不是父辈们激情燃烧岁月中的光荣与梦想,给这个城市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典藏锈迹斑斑的“工业记忆”,加入现代艺术的元素以及创意产业的灵感而获得新生,全新的“梦工厂”在城市的年

轮中延续工业文明的血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开发区、高新区、城市新区、卫星城、高铁新城等串联在一起,在城市新一轮扩张中形成又一个“圈层”,丰富了城市年轮的层面。以现代时尚、绿色健康、多元包容为理念,各个“圈层”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塑造着一个城市独有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品质。

树木的年轮,生长有痕,清晰分明;城市的年轮却相对脆弱,一些遗迹会在城市的建设中被拆除、被毁损、被翻新,造成“千城一面”的文化个性贫乏。行走街头,如若不经意间品味出各个区域在文化生活上的细微差别,那么你便触摸到了城市的年轮,这可是一个城市巨大的净资产啊!



半城明月

黎武静

这个城市,一半一半,非常自然地,很平衡,很均匀地扯成两个部分。如镜像,互相照出自我的身影,又如双胞胎,在对方眸里看到另一个自己,有相似也有不同。千丝万缕,百感交集,都在这里。锦样年华就在这里悄悄流淌。

以桥为界,我喜欢栖身于其间的这半城。我的家在这里耸起的第一幢高楼,莫名的亲切,因这半城和我同龄。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凭空生长,常常走着走着就忽然想起来,我上学时那会儿,还没有这条路呢。几天不见,就又多出新的楼来,像一种高高的仰望,带着崭新的希望。这是生机勃勃的半城。

城的另一边,是我深爱的地方。出生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春日里,最适合的莫过于到处走走,欣赏美丽。

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曾对“什么是美”这个问题做过这样的解说:“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每每注是人们知道得很少的东西,而美的性质就是其中之一。”最近,看到很多城市在致力于打造美丽新城,觉得颇有意思。城市美丽,居住的人心情也会跟着美丽,还会吸引很多游客来城里感受美丽。

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曙光而出现的。其实,我倒觉得,城市的美,不在于楼有多奇多高,也不单单是街道有多宽多净。很多时候,一排早已成为历史见证的古屋,洒满了落叶和花瓣的小巷,也是一种美的存在。

编者按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磨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肌体里。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承载着这些记忆。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文脉与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和身份。

听说,我的老家要被撤市建区了。一个平原小城,从县到市,再到往后的区,人会越来越多,城也会越建越新。然而,朋友说他还是习惯叫它某县,因为那些留存存在记忆里的老城区和老邻居都是曾经最美好的回忆。

孤独的文化馆

舒年

在北京南城居住过的80后,大多知道南城昔日的地标——崇文区文化馆,曾经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地级文化馆。有关方面还曾将它作为样板推广,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还一度引起了全国文化场馆的建设潮。

当然,这座地标式的12层“高楼”,如今早已消失。

北京城南城北,文化气息是大不相同的。清朝时八旗住北城,其他土著居民和南来北往的商贾墨客皆住南城,于是南城会馆云集,文化发达。这座在我出生之前建成的文化馆,在当年轰动一时,彼时南城多为低矮平房,几层高的楼房都没有多少栋,文化馆鹤立鸡群,宛如灯塔一般,俯瞰着南北交通干道。每次从南面进城,看见这栋楼,就知道已入市区,要到家了。

很多人都去文化馆里参加过活动,或是上过课。小小年纪的我们,被告知世界多姿多彩,未来有无限可能,当作家、当摄影家、当画家……

我那时背着重重的手风琴,在文化馆对面的花市书店门口,和姥姥一起追公交车。考级之前,父母买了北京展览馆音乐会的票,指着聚光灯下的演奏家,告诉我如何刻苦苦练做个人生赢家,我全然不记得当天听到了什么曲子,只记得旁边莫斯科餐厅的面包好香。上初中时,文化馆被爆破拆除,一度是世

纪之交轰动一时的文化新闻,周围的平房,也被拔地而起的商业区取代。手风琴被锁在柜子最深处,画笔蒙上灰尘,我们最讨厌的,不再是贝多芬的曲子,而是牛顿和他的第三定律。

很多年后,当年目睹了文化馆兴衰的一代人,已经长大,到了可以追逐更多梦想的年纪,我们依然在文化馆原址附近聚会,因为那里依然是交通最便利的路口,我们坐在光怪陆离的商厦里喝咖啡、吃牛排,谈创业、谈股票,这一代年轻人有太多的事情想做,只恨时间不够,不过大家似乎都把过去的“文艺特长”,彻底丢在了大脑里的遗忘深渊,如同《头脑特工队》里的“大象冰棒”一样。

有时,我忍不住透过玻璃窗,远远地看着新建的文化馆,新楼虽然也很漂亮,但在商厦环伺之下,显得有些孤零零。在这座城市里,有太多的新影院、新剧场……

再后来,行政区划调整,“崇文”两个字作为区名,也已经成了历史。

去年年底,和好朋友去新建的天桥艺术中心看《歌剧魅影》,剧场里座无虚席,想不到儿时记忆中灰蒙蒙的天桥,如今已经是这般“高端大气”,回来时又路过文化馆旧址,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和绝大部分人一样,注定当不了作家,当不了演奏家,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微信上聊着最新的展览,最潮的话剧。

我们对文化的关注,其实并没有变,昔日的文化馆,给一代人留下的烙印依然在,一座城市的居民,其文化的向往,也不会因一座建筑的兴衰而转移。 本文插图 赵春青

万亩榴园踏青记

张雨琦

阳春三月风光好,正是踏青好时节。

沿着206国道向北,穿过苏鲁交界处不远,万亩榴园就来到眼前。没有似火的榴花,没有满枝的浓绿,迎面而来的,是一棵棵铁干虬枝的石榴树,全无常见榴树的溜直与光滑,唯棵棵拧劲、弯腰、绽皮、疙瘩遍布,旁逸斜出,如虬龙,似卧虎,沉思凝重,沧桑奇崛,在草色遥看中倍显沧桑。

与别处景区不同,这里除了游人,还有农家。榴园深处,忙着剪枝松土的榴农,别着烟袋的老人,嬉戏玩耍的孩童,悠闲漫步的放养鸡,伏地打盹的看家狗,袅袅升起的地锅烟,让人恍若进入了一个“桃花源”。

一把胡须的老人笑着告诉来者,这里是匡衡的老家。对,就是那个凿壁偷光的娃儿。他呀,小时“偷光”,长大了“偷石榴”,做汉丞相时将人家张骞辛辛苦苦从西域带回来的石榴“偷”回故里,不想却“偷”出了一方人间胜景。老人说,家家承包几亩地,年年中秋收石榴,石榴成了他们世代为生的庄稼。

老人的话一下勾起我的访古情怀。顺着老人的指引,沿园中小路蜿蜒向西十余里,在园中深处,我找到了匡衡墓。一封土堆,孤零零地立着几块残碑,除了“汉丞相乐安侯匡衡之墓”几

个大字,寻不到丝毫繁盛风采。匡衡墓紧挨着匡谈村,说是匡衡老家,可全村无一人姓匡,村中老人亦讲不清龙去脉。倒是邻村传说,匡衡得罪了朝廷,满门抄斩,故后人隐去了姓氏偏旁,改姓王了。

故人杳然,榴树依旧。儿时大人常以“凿壁偷光”激励我们刻苦学习,今天终于来到了榜样的身边,感慨敬慕之余,心中陡然生出深深敬意。

在这东西绵延25里的万亩榴园深处,不止匡衡一人在休闲。东有抗日英雄岳飞穿过宋金大战的硝烟,来育檀寺养眼,与寺内高僧发出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怅惘;中有明代兵部右侍郎贾三近著书石屋山泉;西有明成祖朱棣宠爱的妃妃,一位来自朝鲜的异域女子,随朱棣征途香销玉殒,筑起“娘娘坟”,永远化作了一抹石榴红。

如今的万亩榴园,号称15万亩,品种50多个,个头均斤半大小,“石榴王”达3斤7两。2002年,该园载入吉尼斯世界之最,被誉为“冠世榴园”。

榴园深处恬淡依然。毕竟,那铁干虬枝的石榴树,经历了万里的去国怀乡,见惯了千年的春风秋月,早已有了不为世风所左右的抉择。任游人熙攘,任农人忙碌,它们早已反客为主,棵棵超然立于山间,惟一心汲山泉,化风雨,红榴花,硕果累累,带来无限生机和遐思。

李晓

在一个微信群里,每天红包飞舞,抢得红包的人,都要说一声谢谢。这样起伏一片的“谢谢”声,总觉得有些变味了。看多了,就觉得寡淡不已。

100多年以前,一个薄凉的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小屋里,大脑袋的福楼拜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冷水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按时看日出!这句话如电流通了我全身。按时看日出,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奢侈的生活。

回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来,我想起一些

你懂得简单的问候吗

最简单的问候:你好,再见!谢谢!早点休息,饭吃得还好吧,觉睡得还香吗?……每一天,你这样招呼过亲友,对一个陌生人露出笑脸,表达过这样的问候吗?

最简单的话,却忘了说。却在一些社交场所的觥筹交错里,听说过那么多肉麻的甜言蜜语,装作心照不宣地笑纳。我们似乎越来越羞涩了这些最寻常的问候,所以现代人,患上孤独症的已不少,这到底是怎么了呢?一个在

网络上认识的人,他在BBS、QQ、微信上,话语滔滔,神采飞扬。有一天,我们见了面,他龟缩在那里,很少说话。我突然觉得无趣,对他说:“再见吧!”竟吓得他一愣一愣的。后来,我们断来往,彼此拉入了网络黑名单。

一个诗人,患上了抑郁症。有一天,他去医院看心理医生。慈祥的女心理医生,见到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来一个最柔情的拥抱。心理医生根本没问起他的病,先跟他谈起诗来,

柔声说:“我喜欢你的诗!”谈着谈着,诗人激动地站起身,为医生朗读了他昨晚新写的一首诗,医生为他鼓掌叫好。那天,诗人兴奋地大步回家,他给我来了电话,喝酒,喝酒去!见了诗人,他说,他根本没抑郁。他告诉我,那个女医生,是他的诗歌“粉丝”。后来,我见到了女医生,她说,当她知道诗人要来的消息后,首先就是去买了一本他的诗集认真读了。这是写在人心柔软角落里一首最美的诗。

在这个地球上,每天都有人来来去去。“你好!”这是一个人来到星球上,最初的问候。“再见!”这是还可以见面的隐语,包含一种温暖的祝福和期待。那就从这些最初的日常问候做起吧:你好,再见!



多花时间成长自己,少花时间去苛责、嫉妒别人。

赵春青 画

生活

(组诗)

唐以洪

坟

年轻人像心肝
掏给了城市

失去心肝的故乡
成了一堆用黄土垒砌的
空坟

每次归去
我感觉自己像一缕孤魂
从空空如也的坟前
飘过

墓碑

工厂闭了
厂房没有倒
屹立在我们身后

站在广告牌上的女人
昨天还在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今天却变成了挥手
好像在说——回去吧
给你们的故乡拔草

回首和不回首
一样能感受到一块墓碑
冷飕飕地站在身后

一切
已埋葬在哪里了

说到这里,想起另一则旧事。不久前陪

故旧转街,走到机场高速和五环交错的地方友人肚子饿了,看街边转角处有个饭馆,提议先吃个东西。进去一看,全是出租车司机之类的汉子,饭馆容貌整个就是标准的苍蝇馆子,顿时觉得有些幸运。但——是,朋友觉得大脏乱差了,很是不爽,我也很尴尬,又做一回脑子的事儿。可仔细回忆,原来成为专家之前的成都年轻人最喜欢街边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光顾过、就一个炉子一个锅的“串串”了。

